

《资本论》中认识论与辩证法关系再析^{*}

孙利天 郭 夏

〔摘 要〕对思辨逻辑的认识论加以辨析，是阐发《资本论》中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重要一维。本文从列宁《哲学笔记》中“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观点出发，尝试探讨三个问题：一是通过阐释黑格尔的逻辑学，可以为理解《资本论》中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提供哪些资源；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属于何种认识论，作为辩证法认识论属于何种认识论；三是如何通过《资本论》所展现的超越资本逻辑的辩证法，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

〔关键词〕逻辑学 资本论 认识论 辩证法 内涵逻辑

〔中图分类号〕B0-0

《资本论》作为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符号；从诞生之日起，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版图。我们之所以在理性和逻辑上信服《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因为它深层地触及了无产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以及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感和利益诉求。在人类文明变革的历程中，《资本论》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蕴涵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把握当今时代，我们会发现，《资本论》在当代文明中具有现代学科体制无法包容的丰富的理论意蕴，它是推进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当代进一步发展的灵感源泉。本文旨在通过考察《资本论》中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及其典范意义，思考其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提供怎样的理论启示。

—

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那么，为什么说“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为什么提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哲学理念创新”（18JJD720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51页。

进而言之，我们还可以这样提问，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钻研和阐释，可以为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提供哪些思想资源？

列宁《哲学笔记》中最能体现黑格尔与马克思关联性的是这样一句话：“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他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列宁进而明确断言，“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②。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真正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何以展现的是辩证法层面上的认识论。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奇特的一部著作，它既是此前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是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完成，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代表了柏拉图哲学的自身消解和最终解体。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与本体论、伦理学等并列的哲学部门，这些不同的哲学部门分别研究不同的哲学领域和哲学问题。辩证法通常被看作哲学的方法论，它在希腊哲学中最初是在对话和论辩中揭示矛盾、引导思想、否定成见等的哲学方法。认识论则是讨论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的科学，它从无限丰富的思想内容中抽象出共有的思维形式和结构，研究思维形式的真理性。黑格尔的《逻辑学》则以巨大的理论气魄和高度的思辨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学科性质，把三者统一到一个发展的哲学范畴体系之中。可以说，黑格尔逻辑学的奥秘在于能够反映事情本身的真理，揭示的是事情本身在思维形式中的客观真理性问题。这也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不惜重墨讨论思想的客观性问题的原因。

作为区别于传统逻辑学思维形式的思辨逻辑，揭示的是关于思想内容的真理性；而思想内容的真理性反映的是事物或事情本身在思想中的真理，或者说反映的是存在的真理。所以，黑格尔说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在此处汇合了。作为事情本身的真理（或存在的真理）只能在概念的自身规定、自我否定、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从而辩证法就不再是可以主观使用的论辩的方法和技术，而是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历史性的真理形态或真理体系。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类的认识行为乃至全部人类的认识史和文明史，都是以意志和欲望等表现出的特殊认识和行为，而所有哲学认识和行为都在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着概念和范畴的作用。当我们说“树叶是绿的”，甚至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时候，都是在应用使认识得以可能的思想范畴。所以，作为自觉反思和理论表达的哲学范畴体系，就是人类全部认识最普遍的、最高形式的真理。黑格尔哲学很少讨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互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因为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学阐释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就是认识和把握客观真理的思想道路。

黑格尔的《逻辑学》反映了他的本体论或思辨的形而上学，它力求揭示出人类全部认识和行为的范畴基础及其辩证运动的绝对真理。这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消解了知性形而上学的僵死的独断，但正像海德格尔所说，它也不可能完全做到面向事情本身。对此，黑格尔认为必须把“事物”变成关于事物的概念（即“事情”），亦即必须思辨地设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有如此，关于思想内容的真理才能是存在自身的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用范畴自身规定、自我否定和自身发展的思辨逻辑表达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本质规律。表面看，这与黑格尔逻辑学一样，是内涵逻辑的认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法。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主体的实体不再是黑格尔的“精神”，而是感性物质活动的历

①② 《列宁全集》第55卷，第290页；第308页。

史实践，正是历史实践成就了客观的具有物质形态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表达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资本论》中的逻辑学，只是用思想范畴的形式来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范畴自身并不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值得深入思考的是，马克思为什么要用“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表达资本主义运动的经济规律？用经验的、实证的经济方法不可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吗？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乃至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虽然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自然历史过程，但同时也是人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过程，其中的主观精神要素也是社会自我否定的重要力量。这样看来，人类社会发展与黑格尔所谈的生命和精神的发展共同具有自我规定、自我否定和自身发展的辩证结构；以概念或范畴自身运动的辩证逻辑来表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并不是出于马克思个人的偏好，而是进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二

既然辩证法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认识论，理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就理解了马克思，进而理解了《资本论》的认识论，那么，我们接着就要提出第二个问题：充分利用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马克思所创建的认识论，也就是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是否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把握？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属于何种认识论？

认识论在传统教科书中表达的是主客体的相互关系、认识的可靠性基础以及认识的方法和真理性等。我们很难说黑格尔的某一部著作完全囊括了他的认识论思想，这意味着列宁所说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不同于我们传统教科书定义的认识论。黑格尔在哲学史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思辨逻辑，这是一种区别于形式逻辑的关涉思想内容的逻辑。因此，作为对思想内容的认识，意味着思想能把握到事物本身，是关于世界的规定。

思辨逻辑的认识论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认识方式。在日常意识和经验科学的认识中，人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也可以说是达到某种思想内容的真理性。但在黑格尔看来，经验科学的认识是有限的，达到的是偶然的真理。说它有限，因为它是关于世界局部的认识；说它偶然，因为它缺少思想的必然性。因此，要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必须以无限的概念认识方式，亦即以纯粹思想的绝对概念（如《逻辑学》中的诸范畴）去把握世界。黑格尔认为，全部西方哲学史即是纯粹思想自己运动的历史。他所说的“纯粹思想”指不依赖于经验内容和经验直观的思想，它不是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而是达到对整个世界最高抽象的哲学范畴。黑格尔认为，巴门尼德的“存在”达到了纯粹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康德的先验范畴也可以被看作纯粹思想。但是，它们仅只能被看作存在自身的规定，而不是认识的主观形式，可能只有黑格尔的逻辑学诸范畴才真正达到了纯粹思想自己运动的逻辑真理。对此，德里达讽刺道，没有纯粹思想，思想早已被经验所污染。马克思也自觉摒弃了纯粹思想的形而上学，他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即以高度抽象的范畴体系认识和表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因此《资本论》的诸范畴已不是黑格尔所追求的纯粹思想，它是在思想的“显微镜”中具有本质意义的概念结构，是高度抽象和思辨的概念认识方式。考虑到马克思《资本论》特有的经验性认识对象和内容，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思辨与经验统一的认识方式，是批判与实证统一的科学方法。

思辨逻辑的认识论是矛盾分析的认识方式。以纯粹思想的形式把握世界的最高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的共同特点，到18世纪的形而上学达到顶点。康德和黑格尔把这种哲学叫作知性形而上学，也就是要用具有最高普遍性的知性概念把握世界的本体。康德认为这必然陷入

辩证抽象，黑格尔则认为可以用区别于知性思维方式的高级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重建形而上学。在黑格尔看来，用任何单一的概念和命题都不足以说出世界的真理，因为真理是全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体系。因此，必须消解知性思维的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同时，要找到纯粹思想自己运动的内在源泉，这就是概念自我规定、自我否定和自身发展的矛盾规律的原理。黑格尔的《逻辑学》从存在论的诸范畴的过渡性，到本质论的反思性，再到概念论的否定性，所有范畴都在内在矛盾性的推动下发展。矛盾的根源首先在于思维固有的活动性，思维总是要构建某种形式的规定，进而超越和否定已有的规定。但从根本上说，矛盾的必然性是世界本身作为精神本体的思辨设定。这难道是在表明，只有唯心主义才有所谓的辩证法？进而言之，“颠倒”的唯物辩证法是可能的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仍是以“两个对立的范畴融合成一个新范畴”的对立统一形式表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从最普遍、最常见因而也是最抽象的商品范畴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开始，到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的矛盾发生，再到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矛盾的总爆发，矛盾分析方法贯穿了《资本论》的全部范畴体系。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概念在矛盾中的自身进展不是理论思维主观任意的安排，而是事物、对象作为思想内容自身的规定和本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和原则区分，只是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看法。黑格尔把事情或概念看作精神本体的逻辑环节，看作精神自己运动的不同环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则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过程，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社会有机体。也就是说，逻辑规律表达的是客观物质性的经济规律。《资本论》对《逻辑学》辩证法的“颠倒”，可以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那样，把黑格尔的“概念”视作马克思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辩证法“颠倒”的可能性，可以发现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论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有着内在的关联，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内在包含着人的精神活动的因素，或者说经济过程是主客观统一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统一的过程。因此，它才必然具有自身同一、自身差异与对立、自我否定和自身发展的辩证结构，才必须以范畴的辩证法运动加以理论的把握。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存在论范畴是过渡性的，本质论范畴是反思性的，只有概念论的范畴才是自在自为的自身发展。这无疑是说，只有生命、精神以及马克思分析的人类社会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对象，只有生命、精神和社会这种主客统一的高级形态才需要高阶的辩证法。我们认为，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才能“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只能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和科学认识论。

思辨逻辑的认识论所要探寻的是具体的普遍的真理，思辨逻辑以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或范畴认识和表达对象。在对生产、精神和人类社会这些最复杂、最高级的对象认识中，思辨逻辑以范畴的对立统一和自己运动的矛盾规律揭示出对象固有的规律和原理。而对立的范畴融合成新范畴，或者说从简单的知性规定到理性的辩证否定，再到理性具体的普遍性，这是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内在发展”的“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唯此，“哲学才能够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①。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是在范畴自己运动、自己构成自己的逻辑进展中不断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最终达到具体的普遍的真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一方面，具体的普遍的真理区别于形式科学的形式真理，是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真理。它不是在思想内容中抽取出一一般形式，进而考察形式的规律和法则，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5页。

而是考察思想内容作为概念的自身运动和自身构成；它也需要理论抽象建立一般的思维规定，但这作为“一般的东西，它本身是具体的”^①。因为它不是内容的抽象共同点，而是内在包含着全部特殊性的一般性，是具体的一般。另一方面，具体的普遍的真理认识也区别于知性思维的经验真理。它不是在有限的认识范围内，使“某一特殊的东西被概括在这个一般的东西之下，而是在进行规定及规定的消融中，那个特殊的东西就已同时规定了自身”^②。也就是说，思维规定的辩证进展是思想内容自身作为概念的必然运动，因而思辨的方法是“客观的方法”；思辨的思维要把握概念自己构成自己的各环节的必然性和全体的自由性，因而思辨的方法是“绝对的方法”，是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必然真理，而不是经验的偶然真理。黑格尔对思辨方法的哲学理解建立在他的精神本体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此并不认同。诚然，以范畴自己运动的必然性表达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资本论》的辩证法，同样构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普遍真理体系，反映的是客观的必然的真理。所以，我们不必按照西方所谓的科学方法理念在《资本论》中区分出哲学方法的辩证法和经验的实证方法。实际上，《资本论》的方法是融汇了思辨与经验、哲学与经济学统一性的辩证的科学方法，它的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

三

黑格尔的《逻辑学》既是表达思想内容自己运动规律的逻辑学，也是思想内容作为事情本身或存在本身最高本质的本体论。因而，它也是思维以概念认识的方式把握存在的认识论。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也指出它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保守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哲学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资本论》的辩证法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辩证法，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方面在于它以严格科学的理论论证，证明了资本逻辑是自毁性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客观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另一方面，《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它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指出了超越资本逻辑的主体性力量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观逻辑。所以我们可以说，《资本论》展现的是超越资本逻辑的主客统一的辩证法，因而它也是探索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问题在于，以《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为典范，按照具体的普遍的逻辑要求，我们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中建立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都是在资本逻辑崩溃后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理论后果。科学社会主义二百年的实践，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主要是在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的，因而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预想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它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资本逻辑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下，承接资本逻辑崩溃的理论后果，把逻辑的必然性转变为直接的现实性，这难免使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经历坎坷和曲折。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何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如何从认识论的高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资本论》所构建的方法和逻辑为切入点来加以说明。

①②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5页；第5页。

一方面,借助《资本论》高度辩证的认识方式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但始于40年前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正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重新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才摆脱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等等。这些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新论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具有哲学辩证逻辑的意义,即必须真正占有资本逻辑的全部文明成果,才能内在超越资本逻辑,才能有坚实的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社会主义新逻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顶层设计,使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理想具有充分的实践内涵和历史高度,亦即形成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逻辑和新范畴。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经历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超越资本逻辑的新范畴、新逻辑远未充分展现,但是,遵循《资本论》所展现的认识论范式,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来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①

另一方面,从《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出发思考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可以收获一些深刻的启示。比如,按照一些哲学家的看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希腊哲学理性精神的产物。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写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②胡塞尔亦明确断言,欧洲科学的危机即是希腊理性精神的失落,希腊理性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和标识。海德格尔则把整个现代技术体系的控制看作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完成和实现。以哲学的大历史尺度看,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柏拉图主义哲学用思维规定存在,必然导致用思维控制、宰制存在,从而把存在变成价值,进而使作为理性计算者的人遗忘了存在的意义。如此而言,资本逻辑和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希腊哲学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也曾思考东方社会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能否有不同的迈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论这些哲学思考的宏大叙事是否有效,它至少启示我们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是不能忽略的。近年来,我们国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情感态度和认知方式,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家庭观念和责任担当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精神力量,“四海一家”的世界伦理感知方式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和思想支撑。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既需要借鉴《资本论》所阐发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也应在运用其阐释中国问题时,关注中国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进而展现出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内涵逻辑。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贾红莲

^① 参见孙利天、王丹:《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辩证法的高阶问题与当代处理》,《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6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157页。